



Les Polarophiles Tranquilles

**SIMENON :
Zone
d'ombre**

西默農與達赫之爭

由西默農小說所改編成的舞台劇共有三部。第一部是《黑人區》（*Quartier Nègre*），由西默農本人改編，於 1936 年登上布魯塞爾的舞台，結果觀眾的接受度大大不如預期，西默農於是趕在大眾與專欄作家展開抨擊前草草下檔，並暫時放棄將作品改編為舞台劇。

1950 年，他決定捲土重來，但這回，年輕而才華洋溢的作者菲德西克·達赫（Frédéric Dard）正追求文學上的肯定，主動提議為他改編《雪上污痕》（*La Neige Etait Sale*）。西默農接受提議，著手與達赫合作，但盡可能將達赫的參與程度降至最低。

但達赫並不作如是想。他堅持他的名字應在舞台劇的節目冊上與西默農並列。

《雪上污痕》舞台劇大受歡迎，共演出一百二十五場，佳評如潮。

1952 年，西默農在一場為他而舉辦的盛宴中說：「我的作品全由自己改編。」達赫的自尊心深受傷害，事後多次向記者及傳記作者提及此事，彷彿要強調西默農欠他一份公道。

之後是一段平靜，但這段平靜實際上卻是個危險的復仇。

兩年後，年輕且名不見經傳的喜劇演員菲德西克·瓦蒙（Frédéric Valmain）遞送了一份馬戈探長（Maigret，西默農筆下重複出現的警探角色）系列小說《酒吧悲情錄》（*Liberty Bar*）的改編版本給西默農。西默農深受吸引，同意放手一試。這齣戲在何詩佛劇院（Charles de Rochefort Theater）搬上舞台，共演出五百場，票房十分成功，但並未如預期造成轟動。

接著，一切出乎意料地歸於沉寂，先是《酒吧悲情錄》的成功不再受到矚目，接著，瓦蒙也不再亮眼表現。這是怎麼一回事呢？

在第一期的《偵探小說愛好者通訊》中，我曾提及西默農與達赫的衝突，詳細描述了 1952 年 3 月 19 日發生於西默農與達赫間的事件。

假使達赫曾數度重返西默農的生活，他也不曾詳述。

證諸我從其他領域所找到的種種不尋常跡象，我的結論是，瓦蒙是達赫的幌子。因為先前已大體勾勒了這套看法，此刻我就不再贅述。

打從我一開始研究，就有預感我會找出文學界忽然有瓦蒙這號人物帶著改編劇本嶄露頭角的原因。

2000年，菲德西克·達赫過世後，我出版了一本小手冊來紀念這位偉大的作家，其中提及了瓦蒙（參看 polarophiles.com 網站上的文章）。在出版之前，我曾試圖從黑色河流出版社（Fleuve Noire）搜尋線索，出版社則言之鑿鑿地告訴我瓦蒙已死，但告知我瓦蒙死訊的編輯稍後卻又給了我瓦蒙的電話號碼！

我致電瓦蒙，他無法說服我我的假說是錯的，也拒絕出示他與西默農的往來信函。

儘管受到壓力或威脅，我卻絲毫不退讓。這是由於我找到了可以釐清事實的其他事證。

我所引發的有關瓦蒙的騷動使瓦蒙萌生提振其文學名聲的念頭，先是發表了一篇題名為〈暢銷作家菲德西克·瓦蒙〉的文章，並附上參考書目，但卻遺漏了他的最後一本作品《騙徒》（*Une Sacrée Fripouille*）。奇怪的是，這本書是他唯一以真實姓名在黑色河流出版的書（隸屬於「特級警察」[Special Police]系列），也是他小說生涯的告別作。2002年，他允許「西默農之友」協會（Les Amis de Georges Simenon）出版他拒絕交給我的往來信函。

這些信件全文刊登在《西默農手記》（*Cahiers Simenon*）的第十六號手記，標題為〈腳燈〉（*Les Feux De La Rampe*），但我直到《西默農手記》出版後不久，《沈默的偵探小說愛好者通訊第一期》推出對達赫與西默農之爭的介紹後，才得知此事。「西默農之友」來函告訴我：「真可惜你不知道我們的第十六號刊物……。這份刊物應該會有助於你避免一些錯誤，尤其是別把達赫和瓦蒙混為一談。瓦蒙還健在，我和他碰面了！我看了他寫給西默農討論《酒吧悲情錄》的信。」

我買了一本《西默農手記第十六號》，但這本書和我的假說並不衝突。我認為《酒吧悲情錄》是由達赫所改編，他運用瓦蒙的名義來混淆西默農的視聽。

我到布魯塞爾去與「西默農之友」的秘書會面，以得知西默農與瓦蒙往來的細節（這些通訊內容後來出版成書）。

此次會面後，我發現了一些不尋常之處：

- 瓦蒙過世後，秘書造訪他家，並沒有在他的個人檔案庫中找到任何的手稿。
- 列日大學（Liège University）的西默農檔案庫中，也缺少《酒吧悲情錄》的改編本手稿以及與瓦蒙的往來信件。貝諾瓦·德尼教授（Professor Benoit Denis）證實了這件事。

德妮絲·西默農（西默農的妻子）是個秘書，她小心翼翼將所有文件編寫索引並分類歸檔。與瓦蒙的通信消失可能顯示西默農在遺囑中要求銷燬周延遮掩這個事件的面紗。

我於是僅剩「西默農之友」所出版的信件可研究。這段研究非常冗長，業餘的讀者可能會失去耐性，因此我在此只列出瓦蒙提供的信件中最後的兩封：

第一封信：

1955年10月29日

親愛的瓦蒙：

謝謝你告知我這個消息，恭喜！我很忙，所以以簡短方式回信。「馬戈」系列中較特別且較

易改寫的是《馬戈錯了》（*Maigret Se Trompe*，一作《教授的情婦》）。接下去可改編《馬戈害怕》（*Maigret A Peur*）。（兩本都由城市出版社[Presses de la Cité]出版。）

出版後，要把劇本送往海外就會容易一些。

根據我們對《雪上污痕》的協議，我保有海外版權，這是由於我的作品會翻譯到海外，多半是由於我個人的名聲，且多數改編版本都是改編自小說而非舞台劇。但假使真有舞台劇的翻譯版本問世，我提議給你 25% 的版權，由我直接與你交涉，你同意嗎？你可以把 77.5 法郎的支票寄到這裡來。

敬祝 如意

G. 西默農

麻煩你，請把外國來的洽詢信件直接寄給我，我會回覆他們。另外，請寄幾份《巴黎劇院》（*Paris-Théâtre*）給我，我會轉寄給相關人士。

喬治·西默農
阿爾卑斯濱海省坎城伊莉莎白女王大道金色大門前

第二封信：

11 月 10 日於坎城

親愛的瓦蒙：

你真的誤會了。第十款標明的是我的國外版權的 25%，這指的是歸給法文原作者的版權。外國的改寫者會獲得 50% 的版權，這是由於這是改寫而不是翻譯。因此外國版權是這樣的：改寫者 50%，法文原作者 50%。

我所分給你的是 50% 的版權的那部分，也就是說，是 50% 的 25%。

敬祝 如意

並請參看第十一款

G. 西默農

阿爾卑斯濱海省坎城伊莉莎白女王大道金色大門 電話：901-76

這兩封信就是最好的證據，整個故事的重點就在這裡了。瓦蒙在公布這些信件時居然沒有評估風險，真是令人意外的事。

第一封信簽署於 1955 年 10 月 29 日，是戲劇上檔演出後不久，顯示西默農非常興奮——戲劇公演成功，而他又找到了夢寐以求的改編作者。

西默農對改編作者通常話不多，但為了能有更多成果豐碩的合作案（他和瓦蒙各獲益 77.5 法郎），他又主動提出了兩個可改編的作品。有哪個作家不會緊緊把握住這種名利雙收的機會呢？

唯有對自己的價值信心飽滿的創作者（1950到1955年間的達赫正是這樣的狀況）才會拒絕這樣的提議，才會在證明了自己是最佳改編作者後，不圖從西默農那兒獲取任何利益。這位改編作家以平等角度看待原著作者，提出了他自己的條件——刊登在《自由作品》（*Les Oeuvres Libres*）第114期（1955年11月）的《酒吧悲情錄》劇本要註明，瓦蒙保有包括蘇聯在內所有外國的改編與重製版權。此舉唯一的目的就是為了洗雪《雪上污痕》所帶給他的恥辱。此人絕對就是達赫。

多虧了這個手段，菲德西克·達赫終於超越了昔日偶像的文學地位，並取而代之。

部分批評家，例如安東尼·伯吉斯（Anthony Burgess），在撰寫有關西默農的文章時，強調了這種承襲與衝突的關係：「聖安東尼奧系列（San-Antonio）的作者菲德西克·達赫一般被視為西默農的後繼者，他的名氣可能較西默農更大，其偵探小說也更具原創性。」（Qwert Yuiop, 巴黎格哈塞[Grasset]出版社提供，1988年。）

關於這套說法，我將責任留給伯吉斯。我不容自己將這兩位二十世紀法國文學的泰斗放在天平上比較，正如同我不敢評比畢卡索與馬諦斯的才華一樣。

之後發生了什麼事呢？兩位小說家間的戲曲落幕了，達赫不覺得有必要揭露此事，馬戈探長系列再也沒有改編成新的舞台劇，達赫的作品空前絕後，西默農則棋逢敵手。

就達赫來說，他已全盤測試了自己這番策略的可行性。

達赫以機巧的計謀瞞過了西默農及他的劇場夥伴，他為這點感到歡喜。在寫作方面，達赫沒有對不起自己。他持續以年輕的瓦蒙作為障眼法，繼續進行他的個人策略，為數名一流作家改編作品。

達赫本人曾與伊莉安·夏侯列（Elian Charles，很可能是菲德西克·夏侯列[Frédéric Charles]的姊妹，菲德西克·夏侯列則是達赫的另一筆名）及馬賽·迪阿梅爾（Marcel Duhamel）共同改編過《沒有蘭花送給布蘭迪希小姐》（*No Orchids for Miss Blandish*），其後又改編了《雪上污痕》，並發生了後續的種種事件。

經過這一番摸索，達赫從中汲取經驗並據以調整策略，將改編小說這個繁瑣卑微的角色交給了瓦蒙。他後來並重複使用這套煙幕彈手法，先是編寫舞台劇，其後運用於法雅賀出版社（Fayard）及黑色河流出版社所出版的書，也運用於電影及電視戲劇上，直到達赫決定將此身份交還與自己為止。

對於熱愛及崇拜達赫的人而言，發現作者不願具名出版的文字是件快樂的事。我深信達赫必定還有更多令我們驚喜的事等待我們發掘。